



昔日留守儿童 今朝倾爱幼教

——记金幼教育集团幼儿园园长宋丽萍

□本报记者 余翠平

“回想起11年的幼教经历,虽一路坎坷,心中却是满满温暖,孩子们的甜甜笑脸,成为我心上最美的回忆。能与幼教结缘,缘于我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……”金幼教育集团幼儿园园长宋丽萍笑着告诉记者。

幼年缺爱,曾是“留守儿童”

25年前的农村,还没有“留守儿童”这个名词,但那时的宋丽萍,却是名副其实的“留守儿童”。爸爸妈妈为了生活,都去了别的城市打工,她随着外婆生活了两年,也在舅舅家寄宿过,后来直接上了寄宿学校。天生敏感的宋丽萍,不知道有多羡慕那些妈妈拉着小手在她面前走过的孩子们,晚上躺在被窝里,她偷偷地掉着眼泪,用自己的左手拉起右手,假装是妈妈拉着她,想象着那份温暖,泪水濡湿了枕头,然后在思念中睡去……

“现在想来,自己性格中对内心的封闭和没有安全感,大概和没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的成长经历有关吧,后来我时常会想:对孩子来说,陪伴才是最好的爱吧!”宋丽萍感慨地说。

真正接触孩子们,是在2006年,那时的宋丽萍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——做广告策划和兼职主持人。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她听到一位妈妈和女儿的对话:“回老家上学吧,跟奶奶一起住,妈妈实在没有办法啦,过年妈妈就回去看你,好不好?”“妈妈,我不要新衣服,我听话,你上班我自己在家里,不要送我回老家……”

“这几句对话深深地触动了,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我不得不感慨:又多了一位留守儿童!瞬间这几个字,装满了脑海。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这些家庭,才能让这些孩子们留在父母的身边呢?”宋丽萍陷入了沉思。



放弃高薪工作,改行做起幼教

当时20多岁,正是敢想敢干的年纪,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宋丽萍脑海里盘旋:去找个幼儿园上班吧,做保育员也行呀,可以帮助这些务工的妈妈带一带孩子,减轻她们带孩子的压力,争取让孩子们留在父母身边!

后来宋丽萍就真的这样做了,不顾周围人劝阻,放弃了高薪的工作,去了幼儿园,做了保育老师。

晚上下班,她就带着十几个孩子回自己家,到了晚上八点半,等到孩子们的父母下班,再到她家去接孩子。宋丽萍每天对孩子的时候,都是一脸微笑,不管再累再辛苦,她都努力让身边的孩子感到“老师深深爱着他们”。对于宋丽萍的倾心付出,孩子们的父母都一再表达着他们真挚的感谢。

“就这样,我和孩子们快乐地生活了两年,孩子世界里的单纯善良,让我不想走出来,与其

说,我帮助了这些孩子,倒不如说孩子们给了我简单的生活圈,给了我内心的安全感!”说到孩子,宋丽萍的眼睛里溢满了爱的光芒。

后来一次偶然机缘,在2008年宋丽萍来到了北京。第一站到了朝阳东坝,这里同样有她喜欢的城中村的幼儿园和孩子们。

来到北京的城中村,宋丽萍才知道,那些务工人员子女的生活真得很艰难。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文化水平较低,做的都是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。收入也较低,大都是临时工。孩子们的吃、住、受教育条件完全无法和城市孩子比。

“有的时候也会让我看得心里酸酸的。虽然我个人的能力改善不了他们的物质状况,但我一直坚信:精神的富足可以弥补物质的贫寒。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爱和专业水准让孩子们享受到好的教育!”这样,宋丽萍才有了新的动力!她开始真正地去研究学习幼儿教育内涵,去学习幼儿心理学,参加幼儿的心理指导课,她想用更好的教育形式来

丰富孩子们的童年。

慢慢地,宋丽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,也得到了更多家长的信任。她有了一群要好的小朋友和贴心的“大朋友”,和家的关系也上升成了朋友的关系。

全心投入,她是孩子们心里的“宋妈妈”

再后来,就遇到了东坝乡民办幼儿园的关闭。宋丽萍带着家长的信任,带着孩子们一起投奔到朝阳金盏乡,也就是现在工作的地方。

“当时看着孩子们即将回老家上学,面临跟父母分开的命运,我是非常心酸的,于是把孩子们带到了金盏乡幼儿园。虽然很艰难,但我真的想为这些务工人员子女做些事,让孩子们多一些留在父母身边受教育的机会!”谈到这段往事,宋丽萍激动地眼圈都红了。

凭借着全心的付出、出色的表现,如今,宋丽萍早已是金幼教育集团幼儿园的园长。

现在的每一天,宋丽萍都很

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感觉,幼儿的世界是最简单的,爱就像一面镜子,她爱孩子,孩子爱她,她喜欢孩子们称呼她“宋妈妈”。她习惯了每天早晨迎接孩子时那些简单的对话:“宝贝儿,早上好!”“宋妈妈,早上好!”就这样,美好的一天开始了,有时候宋丽萍甚至说不清楚,是她陪伴了孩子们的成长,还是孩子们成就了她的成长!

有的孩子几天不来,宋丽萍会主动到孩子家里看望,如果孩子家里遇到困难,她会想方设法助其渡过难关,争取让孩子早日回到园里;有的孩子情绪不对,她会和老师特别关照,如果孩子生病了及时送医,如果跟小朋友闹矛盾了就及时开导。

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她会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,并为每位孩子准备礼物;她脸上始终挂着笑容,会亲切地去拥抱每个小朋友……

宋丽萍的爱像一股暖流,深深温暖了园里的孩子们,也得到了孩子们“热烈的回应”:

“宋妈妈,你好像不开心啦,我给你笑一个!”“宋妈妈,让我抱抱你吧!”“宋妈妈,我喜欢你,因为你每次都对我笑!”“宋妈妈,我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你”……

带上一份纯真,宋丽萍成了孩子们信任的“好朋友”,她“贪婪”地享受着孩子们带给她的一切,是这份美好,让她的心慢下来。随之,整个世界都慢了,慢的只剩下她和她的孩子们……

“我有一个梦想,我身边的孩子们,都能够快乐,自由地成长!我尽量给孩子们提供一片心灵的净土,那里没有贫富,没有地域差别,有着真正的尊重,真正欣赏。他们可以在爱的世界里接受好的教育,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!”宋丽萍动情地说。



用拼搏诠释生命的意义

——记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调研员范涛

□本报记者 盛丽

在进入“网信”系统前,范涛供职于北京日报,是位“很拼”的记者。

2000年底,报社选调最精锐的力量组建了特别报道部。这是全国省级党报第一个全天候深度报道的部门,也是工作最为艰辛的一个部门:它没有任何领域之分,围着新闻走,而且是围着重大新闻走。范涛就是这其中一员。

2004年,京民大厦发生火灾,特别报道部对这个新闻题材很看重。确定任务是在下午四点半,晚上十点半前一整版的稿子要全部写出来,挑战不言而喻。范涛说:“我上。”

范涛利用消防局领导检查工作甚至吃晚饭的时间去了解信息,终于用执著打动了采访对

象,获取了火灾的核心信息、细节及背后的原因。晚上六点半没来得及吃饭,他就坐到电脑前开工了。晚上九点四十分,他敲完最后一个字,理顺稿件、提交,后方编辑开始审稿编辑。编辑中途去洗手间的时候,看到范涛躺在沙发上,脸色非常不好。短短两个小时挖掘出一篇5000余字的深度报道,高度紧张过后,范涛发烧了。多年后编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十分动情,“这是在我所见深度报道的经历中,非常非常典型的一次。”

因工作出色,2006年1月,范涛调入北京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,任网络新闻管理处副处长,人称“范处”。

“范处”迎来了“网信办”

成立后的第一批新同事。他们中有人刚刚入职,也有人工作数年但对互联网并不熟悉,最初的工作常常不知道从哪儿入手。看到新同事对接到的任务很踌躇,范涛总是主动地走到他们身边耐心指导。刚成立的单位尚未明确处室设置,大家经常看到的是他忙碌的身影和工作时的微笑。

作为管理者,范涛经常要与北京属地的各大网站打交道。“被管理”的某网站负责人在追忆文章中写道:“即使讲那些最原则的话,他也是那么真诚,没有一丝的官腔。无论自己顶着多大压力,他总是将心比心地提示、指导我们。”

2009年9月,范涛患脑胶质瘤做了手术,术后恢复了一段时

间就回到了岗位继续工作。2013年7月,范涛病情复发后多次住院治疗。

凭借他的生命意志和乐观豁达,范涛与病魔抗争了七年。每次同事、朋友去看望他,临别时他总是逐一地用力拥抱。看望他的人都讲,其实真的不是去看望病人,而是去他那里感受一种神圣。2014年3月3日,他签署了所有的知情同意书以及器官捐献、遗体捐献的申请表。

去年8月26日,与恶性肿瘤抗争7年的范涛不幸去世了。生前,他谢绝了基金会为他筹到的用于后续治疗及护理的款项,并立下遗嘱: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。他捐赠的器官已经让多位患者获得了新生。

